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請掀開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科會》第十九面，經文倒數第二行看起：

【見賢勿慢。見善勿謗。】

從這兒看起，這一段是講「改舊習」。學佛就是學智慧、學覺悟，佛是智慧、覺悟的意思，如果不覺就迷惑，不智就愚痴，誰願意作愚痴人？誰願意作糊塗人？要是不願意，那就得學佛。學佛從哪裡學起？最重要的是改心，我們從前心裡所思所想的錯了，要從這地方下手。佛教裡面許多祖師大德，常常教人「從根本修」，修就是改的意思，修改、修正、修理，當然我們錯了才需要修理、才需要修正。錯是從心理錯起的，從思想見解分別執著，從這裡錯起的，改當然也要從這個地方改，那是最上乘的修行方法。

佛在此地教給我們改習氣，頭一條要改的是『見賢勿慢』，修道的人最嚴重的障礙就是貪瞋痴，嫉妒、輕慢都是瞋恚、愚痴的一部分，這個習氣很重很重，在日常生活當中與人相處，不知不覺、有意無意，這種煩惱習氣就流露出來了。自己沒有高度的警覺心，所以煩惱習氣不斷的在增長，道業怎麼能成就？不但道業不能成就，跟諸位說，學業也不能成就，事業也不能成就。縱然你看到學業、事業好像很蓬勃、很發達，它時間不長久，真的所謂是曇花一現。我們在社會上觀察，無論中國外國，在這一生當中得到大富大貴，但是到晚年他就衰了，一世都不能保全，晚年我們看到破產了，失敗了。我們再看看古時候的人，他們懂得修養道德，懂得收斂自己，他們的事功能傳好幾代，自己好，兒子也不錯，孫子也不錯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他懂得修行，他懂得改過，世世代代都受到這麼好的

教養，都懂得克己，都懂得斷惡行善，所以能夠傳十幾代、幾十代。最明顯的，我們看到中國歷代的帝王，他能傳十幾代，傳二十幾代，能傳幾百年，靠什麼？積功累德、斷惡修善，靠這個。

古聖先賢、佛菩薩對我們真實教誨，世出世間一切法，總離不開因果的定律。佛法也離不開，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我們一展開，清涼大師跟我們說的「五周因果」，《妙法蓮華經》講「一乘因果」，所以佛法是因緣生。凡是因緣生的就不是第一義，屬於第二義，因此佛才教導我們，佛法也不可以執著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法是佛法。佛法到最後還是要捨棄，為什麼捨棄？它不是真實法，它是方便法。

佛為什麼不說真實法？真實法說不出來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佛非常慈悲，用這方便法讓我們自己去悟入真實法，沒有方便我們沒辦法悟入。方便好像我們走路，路上的指路牌子一樣，他給我們指出一個方向，我們要走，我們要到達的目的地不是這個牌子，要是把牌子認作目的地就錯了。佛說一切經是指路牌，循著指路牌，你一定能夠達到目的地，是這個意思。如果你法不捨，你就抱住指路牌，認為這就是你的目的地，你就錯了。開經偈裡頭：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這句話我們要真正的理解它，不能夠錯會意思。

佛在此地，這裡頭話不多，很簡單的幾句話，換句話說是最重要的話。這個毛病不改，你在佛法修學可以說永遠不得其門而入。頭一條「見賢勿慢」，「慢」是怠慢、輕慢，我們今天講瞧不起人。今天社會是不是這樣？是的。哪個是賢人？釋迦牟尼佛是賢人，孔老夫子是賢人，孟老夫子是賢人，在今天社會沒人瞧得起，大家不重視。現在的時尚，一般人重視什麼？重視發財的人，重視科技文明，科學技術發明人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。這些人的成就固然是

值得讚歎，他為什麼成就的？前世種的因，這一生遇到緣，果報現前了，是這麼一回事情。

大聖大賢是教導我們種因的，我們把這疏忽了，我們只看到果報，只重視果報，而不懂得這裡頭的因緣，希求果報，那怎麼可能？怎麼能得到？大聖大賢教我們種因，教我們認識機緣，教我們如何掌握機緣，成就不可思議的果報，這是幸福美滿的根源，聖賢就是的，我們怎麼可以輕慢？所以在這一句，在這地方，我們千萬不要疏忽了，如果是輕易的讀過去，就辜負了佛陀的教誨。

這一樁事情，我們可以舉一個很好的例子，唐朝時候印宗法師遇到六祖惠能大師，他是前輩，真的是老前輩的大法師，在嶺南這地區講經說法、教化眾生多年，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。遇到能大師之後，覺得能大師的見解、德學確實比自己高，他不嫉妒，他要是嫉妒的話就把他趕走，趕出去了，他可以叫他的信徒不要聽他的。他不但沒有嫉妒，惠能大師是在家居士請求出家，印宗很歡喜給他剃度。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師，可是剃度之後，佛是以法為最尊，印宗倒過頭來拜惠能為師父。你看他們的關係，印宗是他的剃度師，惠能是印宗的徒弟，但是印宗又是惠能的法子，你們想想看這關係，很妙！做出榜樣來給我們看，回過頭來拜他做老師。法子！

我們佛門裡頭法子是最尊貴，剃度師、戒和尚都是接引進門的，所謂是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」。你成就與否，關鍵在傳法的老師，這關係太大了。你傳法、得法，這是真實的成就。惠能傳法給印宗，印宗在惠能會下得法的，這是我們非常好的一個榜樣，不是真智慧、真德行做不到。我們讀那一節經文，要把經本合起來多想想，如果我遇到了，我能不能做到？我是什麼樣的態度？假設我是道場的住持，在這地方弘法多年，信徒成千上萬，大家對我這麼尊重，我今天遇到一個陌生人，過去不認識，一接觸之下，覺得

這人確實是有道心，自己是比不上，我們能不能像印宗法師這樣，低頭下氣拜他作師父？這是在中國歷史上少見的。

在世法裡面，古代管仲跟鮑叔牙非常接近。鮑叔牙官做得很大，地位很高，管仲是平民百姓，他們往來，鮑叔牙知道管仲的才幹，推薦給齊桓公，任命他作宰相，而鮑叔牙做他的部下，都不是平常人能做到的。所以見賢不輕慢，那人就是賢人，唯有英雄才愛惜英雄，唯有賢人才尊敬賢人，就這麼個道理。換句話說，佛在此地教導我們，把我們自己本身從博地凡夫提升到聖賢的地位，唯有賢才會尊賢，唯有聖才會讚歎聖，一般人當然不可能。一般人侮辱聖賢、輕慢聖賢，可以原諒的，佛在《無量壽經》上說的，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」；換句話說，一般愚痴的人，業障深重的人，不知道尊重聖賢，輕慢聖賢、侮辱聖賢、毀謗聖賢，我們看了點頭，不足以為怪，這是正常的現象。

佛在此地，這是對我們、對他的學生講的。學生，無論是在家學生、出家學生，你學佛為什麼？就是希聖希賢，我們學佛的最終目的是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我們目的在此地，學佛就是來學作佛的。學作佛的，先要把自己從凡夫位提升到賢聖位，這才教我們見賢勿慢，決定不可以輕慢，要知道尊重，要能夠捨己為人。賢善的標準就是這部經上講的、《十善業道經》、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現在我們主修的課程，《大乘無量壽經》，佛教我們要做的，認真努力去做；佛教給我們不能做的，我們決定不能夠違背佛陀的教誨，我們在這一生當中才有可能成就。

不但不能夠輕慢賢人，要親近善知識。這部經經文展開第一句，佛教導我們親近明師，「從明師受戒」，明師就是賢人，就是善知識。善師、道德之人，我們要親近他，要跟他學習。親近的時間愈久愈好，這是我們自己的福分。我們親近善知識，縱然一句話沒

有，我們坐在他的旁邊，感受他的磁場、感受他的氣氛，就得很大的利益。這一樁事情，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感觸到。我二十幾歲到台灣，我們的朋友、同事年齡都差不多，星期假日他們都去玩，戲院、茶館、遊樂場所，都到這些地方消遣去了。我不去，我去找善知識，利用時間坐在他們的房間，聽他們聊天、聽他們談話，有時候我也提出一些問題向他們請教，氣氛跟那些熱鬧場所不一樣，這種利益確實我們一生都受用不盡。這也是善導大師所說的「遇緣不同」。

我認識這些善知識，沒有人介紹。我年輕的時候好學，這是真的，打聽台北各個大學裡面最有名的教授，我給他們寫信，我的信寫得很懇切，希望有機會能夠親近他們，聽他們的教誨。幾乎我找的這些教授，從來沒有一個拒絕我的，都歡喜約我見面，所以在那個時期我認識了十幾位教授，我得空就親近他們，向他們學習。這也許是我失學的時間太長，學校教育沒有念完，我只念到高中一年級上學期就沒有再念書了，初中一年級念完之後，失學三年，中國跟日本人打仗，戰亂時期天天逃難，三年沒有機會念書；抗戰勝利之後，再有機會念了兩年。一個人跟幾個同學們到台灣，舉目無親要靠自己工作養活自己，所以只有在公餘的時間自己學習，自己學習困難很多，所以求善知識的心非常懇切。那時候我看的東西、讀的東西非常廣泛，到最後我選擇了哲學，親近方東美先生。由哲學進入佛學，接觸佛法大概一個月，我認識了章嘉大師，緣殊勝！

我一生的時間沒有浪費過，我對得起自己。我尊重老師，老師也愛護我這學生，我真肯學、真肯幹，能夠尊賢重道，能夠捨己為人。我讀這一句感觸很深，在我自己這一生修學過程當中，成敗的樞紐關鍵就在這一句。如果什麼時候你對於賢能生起輕慢、猜疑之心，你必定墮落。所以這一句話我們要重視，要認真學習。如果對

於好人好事、善心善行還有嫉妒輕慢，要知道這是自己嚴重的業障。改過來就是業障消除了，我們入道的門就打開了。

第二句『見善勿謗』，這是阻礙別人的善行善事，為什麼？還是屬於嫉妒，嫉妒障礙。我們在新加坡這三年當中，跟其他宗教的交往，我們佛門裡面的同修，對我們的做法就有嚴重的障礙，有意無意的毀謗，說我們違背了佛陀的教誨，跟其他宗教往來。尤其是落在他們口舌裡面，所謂「佛教徒四眾的供養，這些錢送給其他宗教，這是罪過」。這些話傳入信徒的耳中，對我們所作所為產生疑惑造成了退心，我們不能不詳加解釋。我們有沒有做錯？我們是遵從佛陀教誨來做，如果說我們做錯了，那是佛陀教我們教錯了。為什麼？佛教給我們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基督教徒是不是眾生？印度教徒是不是眾生？伊斯蘭教徒是不是眾生？佛經上有沒有說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不度？沒有這說法，我們所作所為完全是有經論做依據的。

每一個宗教都是好的，在這社會上都做了許多好事，他們辦孤兒院、辦養老院、辦學校，做社會慈善福利的事業做得很多，做得比我們佛教多。所以有一些信徒聽了這些謠言來問我，我就跟他們解釋：我們要不要辦孤兒院？要不要辦養老院？他們想想，要！但是我們沒有辦，人家已經辦了，人家辦的就是我們自己辦的，我們怎麼能不照顧？這一邊工商業發達，對於工商業的理念大家都懂，他辦孤兒院，我送錢去投資可不可以？他那事業裡頭有我一股在裡面，這他聽懂了。他辦的就是我要辦的，我辦的他們已經在辦了，好事情！他辦我辦都一樣，何必一定要掛個佛教招牌？哪個招牌都行，只要讓孤兒得到教養，只要讓老年人得到照顧，我們的心就歡喜了，心就安了。

天主教的修女來告訴我，他們要到非洲去，派一個醫療隊到那

邊去，那邊人民非常窮苦，生病得不到醫藥、得不到醫療，他們到那邊去做這個事情。我聽了很歡喜，我說我捐助一點醫藥費好不好？她很歡迎，我捐了五萬塊錢給他們做醫藥費。我沒有能力到非洲去做這個好事，他們做好事我隨喜一點，這哪裡有過失？這在佛教經典哪一條裡頭講不通？自己不肯幹，還要障礙別人做好事，毀謗別人做好事，這是什麼樣的居心！錯了！我相信這些人，無論在家出家，《普門品》總念過「觀世音菩薩」，天天掛在嘴皮上，觀音菩薩大慈大悲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。那我要問：「應以基督教徒身而得度者，你現不現基督教徒身？」你是不是說：這不可以，「應以基督教徒身得度者不現身」。《普門品》是不是這講法？自己天天念的經，天天念的佛菩薩名號，心與口相違背，心與行相違背，學的是什麼佛？

佛法是平等普度一切眾生，一開口「九界眾生」，九界眾生就非常明顯，這裡面決定沒有國家的界限，沒有族類的界限，也沒有宗教信仰的界限，一律平等，這才叫普度。你在哪個經上看到佛說這一類眾生不度他？沒錯，佛在經上有「佛不度無緣之人」，這句話你一定要理解得清楚，不要錯解了。什麼叫「無緣」？眾生不接受，這就叫無緣。天主教他們到非洲去救濟這些病苦的眾生，他把訊息跟我們說，我們捐一點醫藥費，他接受了，那就有緣，他要不接受那就無緣，那我們就沒有法子了。他如果說這是我們天主教的事情，你們佛教徒捐錢我們不接受，那我們就沒有緣了。這樣看起來天主教比我們偉大，天主教可以接受其他宗教的捐獻去做好事，我們佛教不許可，不可以拿錢給別的宗教，這成什麼話！心量這麼窄小，眼光這麼短淺，恐怕來生連人身都得不到，成佛作祖哪有指望？我們在大乘經上常念的，諸佛菩薩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，這話怎麼講？

歸根結柢都是不讀經之過，若天天念經，那就是未能深解義趣之過。你雖然天天讀，你不了解，你了解得不夠深度，所以才產生這麼多障礙。真正深入，深度了解，問題全化了。

你們如果再看到我，我拜其他宗教的神、拜其他宗教的經，那你就不就火冒三丈？這還得了！確實也有人有疑惑來問過我。我說：「我拜的是佛。」明明拜的是印度教的大梵天王，你怎麼拜的是佛？我看大梵天王就是毘盧遮那佛，就是阿彌陀佛。為什麼？應以大梵天王身而得度者，佛就現大梵天王身而為說法，這意思經裡頭有沒有？有！大梵天王哪裡來的？佛菩薩應化的。

如果再給你說得明白一點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這佛經上有沒有？大梵天王是不是眾生？既然是眾生，他本來成佛，我拜他還有錯嗎？又何況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第一句教我們什麼？「禮敬諸佛」，「諸佛」是講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一切眾生都是未來佛，我沒有做錯，我所作所為都是依教奉行，我哪裡做錯？你們常常來找麻煩，你們沒有熟讀佛經，果然把佛經念通了，你這些疑惑、這些顧慮全都沒有了，你會知道我所作所為是正確的，確確實實依教奉行，我是真佛弟子。所以萬萬不可以阻礙別人的善行善事，不可以的，應當成人之美，幫助他、成就他的善行善事。不要問他信不信佛教，只要是對社會、對眾生有利益的事情，我們應當要做。我們再看底下這一句：

【不以小過證入大罪。】

小小的過失，以為他犯了大的罪，這也是從嫉妒瞋恨裡面生出來的，沒有仁慈的心。世間人所謂是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？」存心陷害人，小小過失可能有，可能根本就沒有，捏造罪證，古今中外在歷史上都看得到。這些人都在造業，造極其嚴重的罪業。被陷害的人，往往過一段時期之後，社會大眾知道他是冤枉的，給他



做平反。害人的人當然有他的果報，有許許多多害人的人，到事情敗露，他被定罪，或者是判刑，或者是坐牢。這些事情我們看得很多，這都是屬於花報，果報必定在三途。如果有慈悲心的人，絕對不會做這事情，有慈悲心的人對於造作罪業的眾生，只有感化沒有懲罰，我們要深深體會這一點意思，真正幫助惡行的眾生回頭是岸，他真的感激你，永遠的感激你，回頭就是好人。『以小過證入大罪』，一般凡夫他所含的怨恨永遠不會消滅，造成的結果是什麼？生生世世冤冤相報沒完沒了，這很淒慘，許多人不懂利害，胡作妄為，錯了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。